

女刑警探案手记——「天之谜」系列

「我不想将这些秘密带进棺材，仅此而已……」



天之谜

人皮中隐藏的惊世秘闻
桑尚 著

知名画家突然去世 尸体惨遭割皮
画中惊现人皮地图 锦州古塔内疑影重重
出逃女刑警、年轻女文身师、国安特工深入千年古塔
探寻六道轮回之木
破解生息木、活体壁画之谜

天涯「莲蓬鬼话」
点击超千万最热连载
本年度最超越
想象力探秘小说
史上最惊险女刑警
办案手记



手机阅读



同步
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改变的不只是阅读

天纹

TIAN WEN



桑尚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纹/桑尚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399-4820-1

I. ①天… II. ①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9787号

书 名 天 纹

作 者 桑 尚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 策 划 芯 伊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文字 编 辑 芯 伊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4820-1

定 价 28.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天纹

CONTENTS

目录

第一卷 割皮疑案

- 第一章 割皮 / 3
- 第二章 失踪 / 12
- 第三章 死亡 / 32
- 第四章 受冤 / 48
- 第五章 猫鼠游戏 / 67
- 第六章 千年红木板 / 83
- 第七章 墨门女传人 / 100
- 第八章 日记本 / 110



天纹

C O N T E N T S

目录

第九章 又一个失踪者 / 123

第十章 梦话 / 145

第十一章 回忆 / 159

第二卷 古塔探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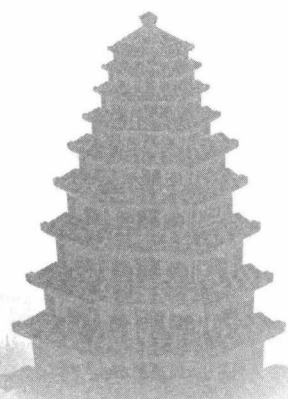
第十二章 生息木 / 189

第十三章 六趣生死轮 / 206

第十四章 奇怪生物 / 218

第十五章 身世 / 227

第十六章 半截躯体 / 253



第一卷

割皮疑案

第一章 割皮

舅舅赤身裸体，呈一个大字形，斜趴在停灵台上，后背有一个碗口大小的伤口，少量暗红色黏稠的血液正在缓慢地渗出，在苍白的皮肤表面显得异常醒目。



我舅舅叫孙英石，早年毕业于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是东北地区非常出名的油画家，去世前一直在辽宁省锦州市画院工作，还是锦州市政协委员。

2009年6月末，我正在大连警校晋督，突然有一天接到母亲的电话，说舅舅得了突发性脑溢血。我跟舅舅感情很深，所以在知道这个消息后，就立即请假开车往回赶。

舅舅一辈子没结婚，虽然晚年体弱多病，可始终坚持独住，只雇了一个小保姆照料起居。听母亲说，舅舅发病很急，人送到医院就不行了，大夫已经通知家属尽早准备后事。

当我火急火燎地冲进病房时，舅舅刚好处于弥留之际的回光返照阶段，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睁大眼睛看着四周，口齿也变得异常清晰，说出一个让所有亲朋都感到万分震惊的遗嘱。舅舅的声音很低，但语气坚定，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你们记住，等我死了，不要告诉任何人，必须马上火葬，家里所有的画都要烧掉。”

听完舅舅的话，我们立刻面面相觑，完全搞不懂他为什么不想让别人知道。尤其是舅舅生前创作未售的画作有十几幅，他自己还收藏了许多名人书画，那些作品都相当值钱，保守估价应该不少于五百万，一把火烧掉，等于扔了一张头等奖彩票。

看我们迟迟不出声，舅舅突然变得十分激动，他两手紧紧地攥住白床单，努力抬起头，似乎在运用生命中的最后一丝力气，发出凄厉无比的呼喊，“你……你们……烧……烧了我，烧……烧了……那些画。”

他使劲地大口喘着气，胸膛急速地起伏，喊声也几乎接近咆哮，“我求……求求你们，烧掉，烧掉……通通烧掉。答应我，答应我……”

等他说完这些话，因为用力过度，气息接不上来，喉间咯咯乱响，脸孔憋得青紫，眼珠布满血丝，神情可怕到了极点。

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怪异与压抑，好像我们不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他一定会死不瞑目的。

母亲最先反应过来，她扑上前搂住舅舅的肩膀，一边流眼泪，一边轻轻地说：“英石，你放心，姐答应你，都……都烧掉。”

听母亲这么说，舅舅慢慢平静下来，就见他嘴角抽动了几下，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缓缓闭上眼睛，头一歪，就此离开了人世。

病房内顿时哭成一片，母亲扑通一声跪在床边，泪如泉涌。她不停地抚摸着舅舅的头发，哽咽道：“英石，你……你安心走吧，我……我们谁都不说，那些画也一定会烧掉的……”

看到母亲越说越激动，浑身还一个劲儿抽搐，几乎快要虚脱了，我强忍住泪水，嘱咐父亲和老公罗远征将她送回家休息。等病房中的人们渐渐散去，我和几个表兄弟开始处理舅舅的后事。

我心如刀绞，默默地流着眼泪，先是把舅舅的遗体摆正，然后伸手拉过被单，准备遮盖他的头部，可就在舅舅的面孔即将被盖住的瞬间，我好像在他脸上看到了一丝笑意。

我愣了愣，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急忙拽下被单，低头仔细去看——确实是笑意！舅舅虽然双眼紧闭，但嘴唇却微微张开，向右侧小幅度地倾斜着，似乎是为临死前我们答应了他的要求而感到开心。

我很是纳闷，忍不住伸出手，摸了摸舅舅的脸。肌肉还算温暖柔软，但

那丝笑意却没有被碰散，反而越发清晰明显，仿佛凝固在他的脸上。可见舅舅在临死前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才留下了这最后的微笑，他当时一定是真的感到很开心。

我摇了摇头，慢慢抽回手，直勾勾望着他的脸，尽管悲痛异常，脑子里却迅速升起一个巨大的疑问，舅舅为什么非要留下那样奇怪的遗嘱呢？

虽然母亲答应了舅舅的要求，但在处理后事期间，全家人还是产生了严重分歧。家族中的很多人听说此事后，都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舅舅是家族的骄傲，如果就这样一声不响地发送了，别人问起来不好交代，所以他们坚持要大操大办。母亲却说许诺死人的事，就一定要说到做到，否则舅舅入土也难安。

大家吵来吵去，彼此各不相让，争论了很久，最后彼此妥协，商量出来这样一个办法：只通知舅舅生前最亲近的好友和学生，尽量不扩大范围，也算是兼顾了双方的要求吧。

舅舅去世的当晚，我们在医院附近租了一套带小院的平房作为临时灵堂，托关系借来一具透明玻璃棺，并在下面垫放上巨大的冰块，这样既可以保持舅舅的身体暂时不腐，又方便亲友在此期间瞻仰凭吊。

舅舅去世的第二天，他的生前好友和学生闻讯陆续赶来吊唁。尽管我们再三告诉他们不要宣扬，可一传十、十传百，人来得还是越来越多，我们这些家属只得全部上阵，忙活着接待和入殓等事宜。

当天晚上，我记得大概是十一点半左右，院子里乱哄哄的，依旧有不少人在跟着忙活。母亲从家中赶过来，坚持要给舅舅守灵，经我们好一阵劝，她才恋恋不舍地被父亲带着离开了。

把父母送上出租车，我回到院子里找到罗远征，想跟他商量明天舅舅遗体火化的事。突然，门外传来一声巨大的撞击声，紧接着就听到有人大声叫道：“撞车了！撞车了！”

听到喊声，众人一股脑地跑到外面去查看，我也急忙跟了出去。只见斜

对面的公路上，一辆长城皮卡和一辆金杯面包车头对头撞在了一起。面包车前脸损坏严重，凹进去一大块，保险杠都掉了，几乎成了瘪茄子。司机满头冒血，趴在驾驶台上，一动也不动。

作为一名刑警，出于职业的本能，我立刻分开人群跑到车前，把胳膊伸进车窗，一搭伤者的手腕，脉搏虽然十分微弱，但还在缓缓跳动，肯定还有救。

由于车门被撞严重变形，伤者无法自行脱身，我马上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此处距离锦州市中心医院极近，相信很快就会有救护车赶到这里。

我揣好手机，又简单扫了一眼现场，发现面包车为顺向正常行驶，而那辆长城皮卡不知为何竟然是窜道逆行。路面上七零八落地铺满了车灯残片，可想两车撞击时的力度是何等之大。

这时，长城皮卡的司机使劲推开车门，一跛一跛地下了车，探头缩脑，左右瞧了瞧，趁乱就要往人群外面钻。

我心里很是来气，往前紧走几步，伸手一把揪住他，大声说：“你干啥去，撞人了不知道吗？”

皮卡车司机扭头瞅了我一眼。这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长相很普通，额头虽已被撞得青肿，却丝毫不见肇事后的惊慌。他语气低沉地说：“你他妈少管闲事。”说着使劲甩着胳膊要挣开我。

我一只手牢牢地抓住他，另一只手掏出警官证，在他眼前晃了晃，说：“看见没，警察。在交警没来之前，你给我老实待着。”

听我这么说，他没再吭声，只是站在原地，表情阴冷地盯着我。

就在这时，身边的人群突然骚动起来，不少人都在惊慌地大喊：“来车了，来车了……”我回头一瞧，就见两道刺眼的光束从不远处向我这边射了过来，似乎有一辆车正在急速驶近。

看热闹的人们纷纷呼叫着闪避，我下意识地一松手，往路边猛退几步，

那个皮卡车司机趁机立刻向相反方向快速跑去。

咯吱——一声刺耳的刹车声过后，一辆黑色本田雅阁轿车停在了路中间，车头差一点就要贴上面包车的后屁股，随后车门打开，一个满脸通红、浑身酒气的年轻男子从里面钻了出来。

年轻男子脸色煞白，紧张地看着我们，使劲搓着手，磕磕巴巴地说：“我……我……这……这个……”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显然是个酒后驾车的司机。

一起车祸之后，险些又酿成一起，惊魂未定的人们再次围拢过来，纷纷指责数落那个年轻男子。年轻男子连鞠躬带哈腰，赔了半天不是，才上车慢慢开走。

到这时我才回过神来，急忙左右打量一圈，发现皮卡车司机早跑没影了。不过那辆肇事车还留在现场，回头查查牌照肯定能逮住他。

不久，市中心医院的救护车和交巡支队的民警相继赶到，开始忙活着拖车救人、勘察现场。

我站在旁边，抱着肩膀瞧了一会儿，见司机只是受伤昏迷，并无生命危险，就又回到了停灵的小院。

人死之后的停灵期，家属要在遗体旁边昼夜燃烧檀香，以示对亡人的缅怀，又代表着让亡人遍身带香离世。我低头看了看表，估摸时间差不多了，就走进停灵间，准备给舅舅换一根新檀香。

停灵间位于院落的最后面，十分矮小破旧，也就八九平方米，四面墙壁有些泛黄，房梁上挂着一盏功率很小的节能灯，表面结满污垢，光线极是冷清暗淡。由于垫放了冰块，屋子里冷森森的，除了压缩机嗡嗡的轰鸣声，还弥漫着一股混合着檀香气息的怪味道。

我拨去炉中残香，点燃一根新香插好，然后坐在一旁的长椅上，默默盯着悬挂在停灵台正前方的白布帘，心头一阵阵泛酸，又开始难受起来。

呆呆坐了好半天，我往前欠了欠身，想换个舒服的姿势，顺势往脚下瞧

了一眼。我突然注意到，白布帘的下摆处明显鼓起一块，好像有什么东西堆在后面。

我觉得有点儿奇怪，立刻弯下腰伸手拉开布帘，眼前的情景让我一下子愣住了——

只见巨大的玻璃棺盖已经被开启放在地上，遗体上包裹着的白布完全剥落，被随意扔在一旁。舅舅赤身裸体，呈一个大字形，斜趴在停灵台上，后背有一个碗口大小的伤口，少量暗红色黏稠的血液正在缓慢地渗出，在苍白的皮肤表面显得异常醒目。

我只觉脑袋里嗡的一声，眼前一发黑，差点没坐在地上，出于本能反应，我刚要呼叫喊人，又马上用手捂住了嘴巴。

我在心里告诫自己，不能声张，绝对不能声张，要是让大家知道舅舅死后遗体还被如此摧残，家族里那些老人，尤其是母亲，肯定受不了这个打击，要是再闹出一场白事儿，可够我们老肖家受的了。

我使劲咬咬牙，强忍着满腔悲愤，立即转身关上房门，深吸几口气，略微定了定神后，两手扶住停灵台，开始俯身仔细观察舅舅后背的伤口。

伤口是一个相对规整的圆形，直径大概七至八厘米，位于两肩胛正中。通过其截面形状判断，属于典型的切割伤，破损的肌肉纤维边缘遍布碎小破裂的皮瓣，均向内侧倒塌，应该是用锐利刀具切割造成，不过入肉不深，只是将外表的一层皮肤切了去。

我皱了皱眉，伸手拈起一丝血液，用指端慢慢揉搓起来。由于人死亡后心脏供血便立即停止，血液内含氧量锐减，血小板累积性凝结，会呈现出极深的暗红色与类似胶状的颗粒感。根据血痕形成的状态和捻搓的触觉，以我的经验初步推测，切割行为应该是在刚才我们出去看车祸时发生的。

我又扭头看看脚边的玻璃棺，掏出手绢垫在上面，用力推了推，纹丝不动，估计怎么着也有二百斤，就是成年男性也无法轻易搬下来，至少得二人合力才成。

想到这里，我心头一动，立刻后退一步，跃出中心区域，以防止因为自己的践踏而造成现场足迹混乱。

我轻轻拉上白布帘，擦干满脸眼泪，稳了稳烦乱的心绪，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低头走出停尸间。

外面的车祸已经处置完了，看热闹的人们都回到院子里，或站或坐地小声谈论着。

我不动声色地找到罗远征，找了个借口把他拉到无人处，贴着他的耳朵将舅舅遗体被损伤的事告诉他。罗远征听完身子一震，满脸惊讶地看着我，张嘴就问：“什么……舅舅被……”

我赶紧捅了他一下，让他说话小点声，千万不能让别人听见，尤其是家里的老人，这件事要是传出去，势必引发大家的恐慌和愤怒，后果难以预料。

罗远征立刻知趣地闭上嘴，他向两旁瞧了瞧，扭回脸小声问我：“那现在要咋办？”

我合计了一下，觉得事情十分严重，还是得找人查查才行，就跟他说：“这里离古塔分局挺近，我让那边刑警队的朋友过来看看，能瞒就暂时瞒住吧。”罗远征使劲点着头，连声说：“好，好，那你快联系吧，我帮你看着人。”

接下来，我让罗远征坐在停尸间里守灵，叮嘱他必须寸步不离，不管找什么借口，都不能让人掀开白布帘，一切等我回来后再说。

我快步走出院子，找到一个僻静的角落，给古塔分局刑警队大队长冯超打电话，让他赶紧领人过来一趟，而且必须穿便衣，随身再带些简单的勘验设备。想了想，我又说这次找他是私人帮忙，不是公事。

冯超是我的警校同学，以前上学时曾追过我，并且相处过一段日子，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分手了，但私底下关系一直不错。尤其我们都是干刑警的，平时更是少不了有工作上的接触。

那天刚好是冯超值夜班，他很痛快地答应下来，说马上就到，又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弄得这么神神秘秘的，不像我一贯直来直去的风格啊。

我暗暗苦笑，说：“你别问了，过来就知道了。切记，到之前一定要给我打个电话。”

第二章 失踪

那块区域丝毫没有任何油画那种粗糙的颗粒感，相反却是十分平滑细腻，甚至带有一种软软的触觉，而且这种触觉异常熟悉，好像……